

人文故事

伊洛河畔锄奸记

□ 杨群灿

(本文根据胡东富的口述以及回忆文章整理。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偃师市教育局、关工委编印《烽火春秋》一书,作为《偃师教育通讯》的增刊发行,本文收录其中,有删改。这次修改恢复了一些细节,让我们重温当年革命者的英雄气节。)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洛阳城乡处处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洛阳县五区李村乡下庄村青年胡东富在教师梁同立的影响下,逐步接受进步思想,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下庄村与梁村相邻,梁村人梁同立、梁添生先后打入伪政府担任联保主任,为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交给胡东富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协助保护设在梁村的洛阳中心县委李汉周、赵天锡、梁德彰等领导同志和豫西特委机关印刷所的安全。

有一天,伪乡长通讯员、惯匪张南方刺探到梁村有“异常”情况,向伪乡长报告邀功,伪乡长恰巧不在,梁同立与张巧妙周旋,套出了一些信息,暗暗吃惊,赶紧与梁添生、李玉昆商议,指示胡东富组织力量立即将张南方铲除。当夜,胡东富带领行动小组趁着月黑风高潜入上庄村,在一卖馍人的指点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张匪勒死于烟榻上,为我党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除去一大隐患。

手里有枪,腰杆才硬。胡东富和村党支部几个同志在村里搞了一个民间组织“集金社”,利用“集金社”秘密议事,他家里富裕拿大头,将募集的钱财一部分周济贫民,一部分以看护村寨的名义购买枪支,缺乏子弹,就用粮食、土布到黄河北换,用这种办法准备武装,以待时机。有一次,他和马明臣、任黎青、董其明等人用旧衣裳装满麦草泗渡过河,被驻扎邙山的国民党裴昌会守军发觉,几经周折,他们最后钻进枣刺林中才躲过搜捕,个个浑身扎得稀烂。后来形势恶化,地下党领导机关撤离,胡东富将李玉昆隐蔽在家中三个多月,趁夜深人静护送出厂。

1944年夏,日寇铁蹄踏入洛阳,一些地方游杂武装摇身一变成了汉奸队伍。日伪李村乡长胡老八竖起杆子,把土匪头子毛周邦、王子民罗织麾下,形成一股不小的反动势力,严重

阻碍了抗日活动的开展。

胡老八,本名胡喜喜,50岁左右,身材魁梧,面皮白净,行伍出身,年轻时进入军阀憨玉昆部队,任憨的副连长,1925年中原“胡憨之战”憨部溃败后,胡老八回乡做起了土财主,买地雇长工,还娶了四房太太。因为带回有一批武器,伪政府拉拢他当了区队长。胡老八做事奸猾,且工于心计,是个笑里藏刀的恶魔。他外出剿匪对捉到的人并不上刑拷打,往往款待一顿,假惺惺一番抚慰,然后连人带枪放回,这样方圆左右的土匪都说他“仁义”,见面一开口先叫“八爷”,都很恭维巴结。有一回,他暗示河北一股土匪将二十多个进步学生绑了“肉票”,家长盼子心切,听说胡老八为人“仗义”,就凑了半布袋大洋,央求他出面赎人。胡老八对家长们先是一顿说教,告诫他们要管好孩子,不要“瞎胡闹”,然后扭头给土匪们一句话孩子们就都回来了,那些白白花花的大洋自然也进了他的腰包,家长们还对他感恩戴德。

胡老八早就与豆腐丝老杨(日本间谍佐藤)有勾结,日本人一来,很自然就当上了乡长。

胡东富与胡老八同村同族,都是富裕之家,能说得上话。地下党组织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指示胡东富做胡老八工作,共同抗日。胡东富接受任务后,时不时地到伪乡公所拜访胡老八,或到他家里串门,委婉地分析局势,竭力扭转他的思想,还用东乡孙仁义区长投八路的事旁敲侧击进行开导。怎奈胡老八亲日之心已铁,油盐不进,听胡东富说得多了,就训斥他:东富,人各有志,我自有主意,用不着你来划道道!你这孩子,以后不要讲我不爱听的话!投八路有啥好处?每天吃四两白灰面?

四太太也在旁边帮腔:就是嘛,八爷跟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如今咋能再投他们!共产共产,把你媳妇占了,把你家房子、土地共了,看你吃风喝沫去!这女人彪悍得很,她本是镇上一商人之妻,膝下有一女,虽徐娘半老然风韵犹存。胡老八回乡后,两人免不了在街上见面,正所谓臭味相投,一来二去,一个贪图权势,一个迷恋色相,便勾搭成奸,后来那女人干脆撇下丈夫女儿,与胡老八同居,不久被纳为第四房姨太太。

胡东富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后,上级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

认为打蛇要打七寸,必须把这颗毒牙拔掉。在万安山下的一条小道上,地下党洛阳县委书记韩林亲自向胡东富布置任务,任命他为锄奸队长,组织力量,铲除胡老八这条日伪鹰犬。

时值1945年阴历四月中旬,南坡上的小麦已开始开镰收割,乡丁、保丁们都回家收麦了,正是一个好机会。胡东富仍像往常一样到胡老八家串门闲聊,暗中了解近况。胡老八住在村北一条街道的中段,是一个大户人家常见的四合院,坐南朝北,对门是他家场院和牲口棚,住着一个雇工兼马夫。胡老八自恃一方土皇帝,没人敢惹,狐朋狗友又多,夜里大门也不常关门,天热了,他就常常在临街大屋檐下一张竹床上纳凉过夜,住在院里的还有几位姨太太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摸到具体情况后,胡东富和同村另一个党员穆恒岱商议,邀来梁兴顺等进步青年一共8人,正式成立了锄奸队。为了配足武器,他们通过私人关系,掌握了2个保丁的枪支。鉴于胡老八奸猾,还是个玩枪的好手,他们决定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周密计划,还与东乡武工队取得联系,给予接应。在行动前夜,又特派一名队员前往侦察。那队员正在夜色里观察,只听场院大门“呼噜”一声响,马夫喝问道:谁?!队员赶紧离去。第二天胡东富以借牲口为名到胡老八家,恰遇马夫正为主子讲述昨夜之事,说有人想偷牲口。胡东富接口说:谁敢来老虎头上搔痒,不想活了!闲谈中,知道胡老八晚上不会出门,就决定于当天夜间动手。

四月廿四日晚上,收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喝罢汤都聚到南边村口,一边纳凉歇息,一边听外地人说大鼓书。将近子夜,胡东富带领锄奸队,在夜色掩护下向胡老八家悄悄潜去。

一切按计划行事。街两头各有一人放哨,街中间设两个游动哨,由穆恒岱负责。胡东富手提一支“十子连”盒子枪,带领3名持长枪的队员,子弹上膛,当接近胡老八家门口时,听无动静,小心地推开虚掩的大门,敏捷地穿过过道,见临街屋里亮着灯光,依稀看到胡老八高大的身躯躺在屋檐下的竹床上。不等胡老八有所反应,两轮排子枪照准竹床射过去,干净利落地把他击毙了。

两边厢房里,几位姨太太吓得没敢露面。突然一声呵斥:“好大的胆子,敢来这里寻事!”接着从临街屋里射出一颗子弹。梁兴顺猫腰从窗台下窜进屋里,看见四姨太太持一支“汉阳造”正准备再次射击,就迅速扑过去夺了她的枪支。妖妇急红了眼,把梁兴顺连人带枪抱住,咬住手不放,胡东富紧跟进来一枪击中她背部,又顺手掂起一条雕花板凳砸向她头部,另一名队员用枪刺朝她脖子上刺了两下,那妖妇就见阎王去了。

与此同时,对门院里的雇工听到枪响,冲出大门,黑暗中手拿一支扳枪,朝着门口的游动哨打了一枪,在他掰开枪机、装填子弹的瞬间,被游动哨连射两弹,当场毙命。**(未完待续)**



万安山色

阮现武 摄

灯下走笔

草药

□ 刘学敏

闲情偶寄

找个台阶自己下

□ 常润芳

大多数人,往往在被事情“架”起来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台阶,让自己走下来。

有时候,台阶可能是别人给的,但很多时候,台阶必须是自己找的。试想,别人也不是天天背着台阶,随时随地都可以提供给你,何况,人家即使背着台阶,又凭什么偏偏提供给你呢?

因此,要学着自己转弯,自己给自己一个脱身的理由。或许,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种生存的技能。

有一节优质课,至今难忘。那是小叶老师的一节课,至于内容嘛,已经模糊,记住的是她精彩的开场。当听课的领导与老师在教室后面一溜排开,严整地坐定后,小叶老师闪亮登场。没料到,一迈进教室,脚下的高跟鞋就滑了一下,小叶老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家吃了一惊,都愣在那里。小叶老师却反应极快,不顾疼痛,立即站起来,整整衣服,笑一下,说:“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不小心跌倒的时候,跌倒了就爬起来呀,继续走呀。”她边说,边登上讲台,开始讲课。

小叶老师跌倒以后,她自己打的圆场,就像她自己找的一个台阶似的,让她坦然走了下来,并赢得了满堂喝彩。以至于后来,这个例子成了我们那儿教育界传颂的经典。

还有一件事,小叶老师是这样处理的。她在讲课时,发现最后排的一个学生在说话,于是就提醒了几句,没料到,那个学生抓起一本书,从后排向讲台直投过来。小叶老师一闪身,书落在讲台上。学生们瞪圆了眼,也有几个捣蛋鬼在起哄,想看一场热闹。

小叶老师弯腰捡起书,笑一下,说:“你呀,扔得还不够远,也不够准呀,下了课,咱俩到操场上,我陪你再练练。”学生们哄堂大笑,那个学生也红了脸,小叶老师的课便继续讲了下去。

这事儿,要是放在我是小常老师的时候,我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要么他离开课堂,要么我离开课堂,事情最终有可能陷入僵局,架在那里,谁也不下了台。也会因此打乱一节课的教学计划。

而小叶老师,几句淡淡的话,不但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也给了那个孩子一个台阶。像她这样,能轻松化解矛盾的老师,总是招孩子们喜爱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苏格拉底。他是希腊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奇。有一次,他和学生正在讨论学术问题,他的妻子气冲冲地跑进来,对着他就是一通臭骂。骂完后,妻子觉得还不够解气,就出门端来一盆水,兜头泼在苏格拉底身上。他的学生们想,这次老师要发脾气了,谁知苏格拉底哈哈一笑说:“我知道,打雷以后,必定会下大雨。”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智慧。他及时给了妻子一个台阶,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台阶。怪不得,他的妻子那么爱他,怪不得,全人类都那么爱他。

生活纷繁芜杂,一不留神,自己可能就会被自己,或他人,或环境架起来。倘若一直架在那里,不找个台阶下来,整天阴着脸,鼓着气,那该有多累。

陶渊明被官场架起来的时候,他转身回到的田园,或许就是一个台阶;卡夫卡被社会架起来的时候,他说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或许就是一个台阶;卢梭被生活架起来的时候,他栖身的瓦尔登湖,或许就是一个台阶……

他们并不是退却者,更不是懦弱者,他们是换了一种理念与姿态,更清醒地活着,并活出了自己,乃至人类的风度。

找个台阶自己下,不是人人都能轻易做到的,这需要智慧,更需要胸襟。

让我们尝试着去做做看吧!

心香一瓣

家有昙花开

□ 徐湘婷

我家养这株昙花已五年有余。

起初,只见一根细长瘦削的茎挑着两三片可怜兮兮的舌状长叶,实在瞧不出一丁点儿“惊艳”的潜质。不过,为有缘得见那昙花一现的绝美瞬间,我还是把它养在最漂亮的花盆里,培上最肥沃的腐叶土,放在阳光最明亮的地方,日日去浇水、松土、探看。

可是,看来看去也不见任何非凡之处,它似乎对我的偏爱无动于衷,依旧伶仃着一根茎不紧不慢地长着。春日里,灰绿的老叶边缘处会直接抽芽,继而生出几片黄绿的嫩叶,与老叶连成一片,如叉开的巨大手掌四下里张扬。每有朋友来家,总会好奇地问起是什么花,我总是笑答:“据说”是昙花——因为我从未见过它开花。

如此几年过去,这株从不开花的昙花早已在数次的修整花草中被搁置于最不起眼的角落,除了偶尔浇上点水再无人问津。可它却兀自在每一个晨光夕照里悄悄拔高、抽芽、伸展,直到有一天似乎是突然越过了阳台的窗,在阳光里绿绿地招摇,前几日,竟还在一片微黄的老叶边缘冒出一个泛紫的黄绿色花苞!

我兴奋极了,于是,又开始日日殷勤探看,呵护备至。及至花苞膨胀如一盏玉壶的那几夜里,我总是夜半不眠,一次又一次去阳台看花,唯恐错过那阑珊夜色里的惊艳,无法连体悟花神与韦陀千年未了的唯美情缘。终于,在静夜的月色里,我隐约听到一丝轻响,很弱,很柔,如同渺远的呼唤,好似蝶翼的轻颤,我知道,那是花开的声音!

一切都如奇迹一般,皓白的千层花瓣绽地一颤,月的清辉,玉的莹润,缎的柔光,顷刻间流淌泻在如墨的夜色里……细密的花丝微微抖动似凌波的轻舞,迷眩的美,清幽的香,让我忍不住惊呼!昙花终于将她绝美的姿容璀璨绽放,绕着昙花不停地拍照,叹息,我试图将这一瞬定格为永恒。

尽管我再三祈愿花开不谢,夜半时分她还是静静敛起了如梦的绝世容颜。

待第二日晨起,再去看昙花,只见她静静地垂吊在枝头,层叠的花瓣杂乱地蜷缩在一起,虽依然有脂的质感,缎的光泽,但已然没有了生命的风华,我甚至无法相信她刚刚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我颇有几分伤怀,数年的漫漫等待,只此一瞬芳华绝代,于我,于她,终究都是一场遗憾。

黯然间,想起了昙花的花语:刹那间的美丽,一瞬间的永恒。

其实,我该叹息她,我也该羡慕她,因为她是辉煌地来,辉煌地去。

昙花的绝美虽是一瞬,却美了一生,花开的刹那,她将积蓄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挥洒净尽,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淋漓快意,那么璀璨唯美!虽只是刹那芳华,但留给我们的却是永恒的美好记忆。

再去看,那朵昙花依旧在晨光里沉静,不悲不喜。落花无愁语,有离别,无伤怀。

或许,生命本该如此,不必在乎冗杂的负累,花开时,只管开尽酣畅淋漓的繁华,花落时,安于接受尘埃落定的从容。生命,终会因用心而无憾,也因淡然而沉静。

岁月拈香,花开无憾,在芸芸众生里静守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也珍惜生命里每一个瞬间的欢喜清欢,如此,看花人亦是无憾了。

师恩难忘

班主任“拜我为师”

□ 苗君甫

进入9月,我无比想念班主任王老师,也无比想念她“拜我为师”的那段至今无法遗忘的独特经历。

那年我上高一,从初中一下子跨越到高中,我并不能很好适应,尤其当我看到摸底考试的成绩单时,我觉得高中的课程太难了,我的脑子根本学不好它,于是对学习更没兴趣了,基本上属于“消极怠工”状态。除了最喜欢的语文课,别的科目我都不再上心,一副“反正也就这样了”的态度。

于是,物理、数学、化学的课堂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我写很多小说和散文,并选择自己最得意的文字投出去,没想到还真有些文字陆续发表在当时的《中学生阅读》和《考试报》上,我渐渐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明星”。

王老师就是这个时候找我谈话的,她说:“我也想发表文章,我想拜你为师,你可以教我吗?”我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她很真诚地说:“我是认真的,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后来,王老师还真的写了一些文章让我帮她修改,从文章的主题到文章里的标点符号,她总是提出很多问题,并和我就每一处的修改较真。我本来以为她只是开玩笑,没想到她真的把这当成了一回事,不仅定期写文章让我修改,还从不避讳当着同学们的面喊我“老师”。这下,同学们对我由最初的羡慕发展到后来的崇拜,我不禁自信心爆棚。

一段时间后,王老师跟我说:“老师老师,榜样才是老师,一段要发挥优点,更要面对困难,要不然怎么好意思当老师,你说是不是?”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我知道王老师意有所指,她其实在暗示我不敢面对理科的困难。

从那以后,王老师让我修改的文章,多数是励志类的,我虽然只能改出几处标点符号的错误,但是文中的语句却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甚至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潜力及解决困难之后的柳暗花明。

渐渐地,王老师叫我老师,我都觉得臊得慌,可王老师却不改初衷。于是“不得已”,对于学习我开始上心了,不再吊儿郎当,不再心不在焉,甚至借来学霸的笔记反复学习,不明白的也会去找老师问清楚。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其实理科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难。

我就这样,继续帮王老师修改文章,也继续用“老师”的状态学习理科,等到升高二那一年,我的成绩已经进入班级前十名,王老师更加不吝惜对我的褒奖,无数次在别人面前说:“到底是我‘老师’,表现非常棒!”

其实我知道,王老师只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在鼓励我写作的同时,也很巧妙地在我的心里埋下了奋进的种子,让我在剩余的学年里,勇于面对困难,勇于承担一己,勇于发扬优点。

我知道,王老师称我为“老师”,只是换一种方式鼓励我向上,也因此,她在我生命中,是终生铭记、永不能忘的恩师。